



川江本草

□陶灵(重庆)

叶子烟

向氏是用坪村的大姓。住在大塘的向老头儿藏有一套《向氏族谱》，民国时期竹纸石印书，小开本，共十九册，看起保存比较完好。汪兄和我翻阅时，发现其中几本里面被虫蛀了一些小孔。向老头儿心里也不安，“我们农村条件差，没得好办法保管。”汪兄教他，不要用布袋了，做个木盒子装起，里面放几匹叶子烟，你们农村容易找到的，是驱书虫的好东西，又可吸湿。向老头儿连声回答“要得，要得”。

我妻子同行，听到汪兄的介绍，说：我爸爸年轻时缝了一件毛呢大衣，平时舍不得穿，放在箱子里怕虫蛀，找乡下的奶爹要了几匹叶子烟，夹在里面。我四五岁时，有一次跟大人“走人户儿”，爸爸得意地穿起了毛呢大衣。半路上，我走累了，爸爸背我。刚趴到他背上，闻到满身的叶子烟味，刺鼻，立马挣脱梭下背来。两天后，爸爸身上的叶子烟味还没散完，我仍没要他背，自己走路回家。

叶子烟是烟草经土法加工后的俗称，川江一带农村普遍都有栽种、加工。我姑爷自种自吃叶子烟，一般情况下是种一季，收获加工后贮藏，吃几年。我们土话叫“吃”叶子烟，不说“抽”。姑妈是女人，本身不吃烟，在蔬菜队做活路时，中途要歇气半小时，她也喊“吃烟”。

小时候听大人摆龙门阵，说是吃叶子烟有三大好处：家不遭窃；不被狗咬；永远年轻。这是反话：因长年吃叶子烟，一天到晚咳嗽吐吐的，偷儿以为你醒着，不敢下手；咳嗽咳得弓起了背，狗以为你要捡石头打它，跑得远远的；没到老就死了。

抽烟虽有害，但烟草的作用却不少。清代名医凌奂著《本草害利》中说，烟草可治风寒湿痹、滞气停痰等症，还能驱杀农作物中的多种害虫。1975年出版的《全国中草药汇编》里也介绍，烟草鲜叶熬水，每天涂拭两到三次，治头癣、白癣、秃疮；或

者用烟杆里留存下来的烟油擦抹也行。

我以前见过表姐用叶子烟治脚气。脚趾丫痒痛难忍时，她一边用手搓，一边支使我把姑爷的叶子烟拿一匹来，揉成碎粒，撒在烂脚趾丫上。过了一会儿，似乎好多了。有时，表姐干脆把叶子烟扯断成小节，夹在脚趾间，然后穿上鞋子。盛夏时的偏东雨来得快，停得也快，浇过大粪的土里热气上冒。这个时候出去玩，姑妈总要我穿上凉鞋，说光脚板“打粪毒”。真打了粪毒，脚板皮下红肿，表面出现很小的疙瘩，痒痒难忍，搔破了皮，又非常痛，十分烦人。姑妈便揉碎叶子烟泡水，每天给我擦几次，很快就好了。

汪兄在三峡一带专门拍摄古寨堡，二十多年里听过无数民间龙门阵。一位姓马的老头摆，年轻时有一天赶路，右脚背遭蛇咬了，痛得站不稳不说，还直打哆嗦，多半是被吓坏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正好路过，快步上前说：“莫慌，莫慌，我来帮你。”他蹲下来，双手捉住马老头的脚，用大拇指使劲儿挤出伤口里的血，只很少一点。然后，他取下嘴衔的叶子烟杆儿，扯掉烟锅、烟嘴，顺手折断一根草茎，捅出烟管里黑黝黝的烟油，敷在伤口上，并慢慢揉摸，让烟油进入伤口里。一会儿工夫，马老头就感觉疼痛消除。中年男人揉着马老头的脚背时说，有鲜烟叶的话，把它春融，敷在伤口上也行。

清代医学家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里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姓朱的进士，开初不相信烟油能解蛇毒，后来见人捉住一条蛇，手臂般粗，八九尺长。此人把烟油刺入蛇口中，蛇马上闭住眼、口，身子也蜷缩在一起。多次刺入烟油后，这蛇死得像一根长条条的绳子。朱进士这才信了。

过去吃叶子烟的人，因身份不同，用各种各样的烟杆儿，木、藤的，银、铜的，甚至有千年乌木的，说是入药以旧竹烟杆儿中的烟油为最好。川江一带的深山里，少数佑客（农村对老婆的称呼）也有吃叶子烟的习惯，唯男人烟杆儿里的烟油入药为佳。不光是烟油，竹烟杆儿本身也是一味药。清代中期，有个姓张的人，竹烟杆儿用了五十多年，表面如漆了生漆一样光亮，非常珍贵，从不借人。后来，其母亲因生病无钱抓药，只好拿去典当了两千文钱。碰巧，当铺老板患气血虚亏症，服了很多药没效果，听医生说老竹烟杆儿可治。于是，把张某的当物烟杆儿锯下几寸熬水喝，竟医好了病。当物被毁，老板不好交差，便给了张某一笔巨款，以示感谢。

竹烟杆儿还有另用。清光绪年间，川黔交界的四川古蔺县属偏远山区，当地人常手握叶子烟杆儿外出。这些烟杆儿的烟锅比茶杯口还大，杆儿也粗大。并不是他们嗜好吃烟，实为防身器械。因为山崖偏僻之处，常有豺狗出没，尾随行人，趁人不备，将两只前腿搭在人肩上。如果回头，一口咬住你前颈，必痛晕倒地，然后再将你吃掉。后来，有人想出对付的办法，遇豺狗双腿搭肩时，先冷静，将头颈缩紧，绝不后看，迅速将烟锅往后背猛砸过去。豺狗被打痛，甚至打伤，便放下前腿，落荒而逃。

苏麻子

谢老八是大队副业船的前驾长，他们驾船走县城，每天一个来回。我妈妈在邮电支局工作，有时买到鲜猪肉后，托谢老八带到县城。那时没有冷库，大半年时间都供应盐腌肉。川江汛期，江水时常涨

退，船靠头不好找槽口，上下跳板危险。我去取肉时，谢老八总是给我提下船来。

有一次，妈妈休假回城，带回消息说，谢老八得了肝硬化，治不好，也没钱治，只有在家等死，好可怜。我听了，心里也不好受。可一年多后的一天，谢老八突然来到我家里，提着两条水米子（圆口鲢鱼），笑嘻嘻地找父亲帮忙买袋洗衣粉，这东西要供应票。父亲在惊诧中帮他买了洗衣粉，并坚持给了两块钱鱼钱，最终摸清了他的病由。

谢老八在县医院拍的片子，真的检查出了肝硬化。当时医生摇摇头，悄悄给他佑客说：回去多给他煮点好吃的吧。言外之意很明确。农村人家穷，哪有什么好吃的，谢老八跑副业船，也只是在队上记工分，并不比其他人户好到哪里去。家里喂了一群鸡鸭，可鸡不能动，要下蛋换钱买油盐，佑客便杀鸭子炖给谢老八吃。鸭子油水少，佑客到山坡上扯回一把苏麻子，炖在里面。苏麻子里含油分。就这样，谢老八把家里的鸭子都吃完了，仍活得好好的，又有了精神。谢老八两口子奇怪了，找城里的亲戚帮忙打听究竟。一个以前的老中医知道这事后，谜才解开。说古药书上早有记载，苏麻子可调中，益五脏。换句通俗话说，吃了苏麻子，对肝、胆、脾等有好处。

一个下午茶时间，在乌江边的吊脚楼里，一位苗家姑娘端出一盘烤红苕和一碟黑乎乎的粉面状食物。见我们满脸疑惑，她教我们掰开红苕，撕开烤硬的苕皮，再蘸上这黑乎乎的东西喂进嘴里。这黑东西油浸浸的，不甜不咸，如芝麻一样香喷喷，搭配上热烙烙、面噜噜的黄心烤红苕，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儿。

“好安逸的茶点！”我欣喜道，赶忙问姑娘：“这蘸的是什么呀？”

她爽朗地笑答：“苏麻子。”并解释道，它的颗粒是棕色的，比芝麻稍微大一点。先在铁锅里炕香，然后用石舂钵捣碎，油浸浸时就成了，不过颜色却变得黑乎乎的了。过年时，我们还用它拌白糖做汤圆心子。哦，四十多年后，我品尝到了当年谢老八吃过的苏麻子。

姑娘接下来又告诉我们，苏麻子是紫苏结的籽。紫苏为草本植物，种类非常多，叶片心形，颜色有紫、青和面青背紫三种，乌江边主要生长糠苏与油苏。乌江边的苗家人和土家人，喜欢在芭谷地里套种油苏，它的籽含油量高，除榨油外，还可打成细面熬粥。古时，黔州的苏麻子是贡品。

说起紫苏，唤起了我儿时的记忆。妈妈冬天炖鸡，怕捂寒了咳嗽，必放晒干的紫苏根、枝。夏天吃凉拌菜时，也常放一点切碎的嫩紫苏叶当调料，说热天人都贪凉，可疏体内的寒。妈妈还告诉我，紫苏祛寒，是神医华佗发现的。据传古时的一个夏天，华佗到三峡一带采药。看见一只水猫子（水獭）咬住一条大鱼，吃了很久，肚子胀得像个小鼓。它一会儿钻进水里，一会儿跑上岸；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又来来回转动，折腾个没完。鱼属凉性食物，性寒，看样子它吃多了。后来，水猫子跑到岸边坡上，吃了一些野生的紫色叶子，蜷伏在地，没过多久就没事了。华佗由此知道了这种紫叶的功效。因是紫色，吃了舒服，便取名“紫舒”，慢慢被喊成了“紫苏”。

妻子听了苏麻子的故事，也很想尝尝。我们选择一个“五一”小长假，开车两百多公里，来到乌江边的吊脚楼。很遗憾，主人告诉我们，苏麻子要秋收时节才有。

瓦子坪在茶园里深居简出

□张浩宗(四川)

虔诚的心
种植在炽热的茶园，低于佛尘，高于
寺庙
瓦子坪递给我的请柬，在春风里奔跑
我听见，比风还细微的梵音
送来一叶叶新茶的芬芳和禅意
一坡坡茶叶，波澜不惊，独自羞涩
它们吐出的每一个句子，肆意呢喃

全都妙语连珠，暗含深意，潜藏情窦
瓦子坪的恬静与空旷，沏出新茶的丝
丝涟漪
一层层淹没我，一脉嫩茶，安神在我
的舌尖上
打开了我沉默很久的一言不发
手执茶盏，我多想祈祷一场春雨

淅淅沥沥，催动一枚枚春雷
从石塘坝一直响彻瓦子坪
滋生又一季茶事的悲欢起落
一壶新茶，历久弥香，仿佛老窖
盛满无尽光阴，茶农的勤劳，落地生根
在节气里精耕细作，笑逐颜开
风调雨顺的一枚枚嫩叶
映满落霞和夕阳，紫砂壶里
高朋满座，谈笑风生
瓦子坪艳阳高照，群鸟翱翔
岁月的惬意，开放在吉祥如意的茶园里
养活了一场场烟波浩渺的及时雨

走进瓦子坪，满眼葱翠
一缕缕久长醉人的茶香
连绵不绝，浸入肺腑，暗香浮动
一种美好，在心底冉冉升起
茶园安静，旷远，辽阔，气定神闲
比我的心情还要清澈的鸟鸣
一声声幽幽吹过，安卧在我内心的茶园
一回回用透明的绿意，不断地濯洗我
在这个最美好的季节，让我们的遇见
一次次升温，一次次山高水长
穿过黎明前的黑夜，我只携带了一颗